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3位ISBN编号：9787010006741

10位ISBN编号：7010006741

出版时间：1997-8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恩格斯

页数：72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
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
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
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
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所以，当《新时代》2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
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
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
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
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
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1—213页

内容概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凡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直接有关的材料。
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
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
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新校订译文，编写资料。
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读者均可从这套文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

作者简介

恩格斯，F．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K．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
主要著作有《乌培河谷来信》、《谢林与启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主义信条》、《共产主义原理》等。
和马克思合著有《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书籍目录

1888年单行本序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二三四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关于费尔巴哈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注释人名索引

章节摘录

举个例子来说吧。
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
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
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
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
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
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
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
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
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
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
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
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已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
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
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
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
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

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
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
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
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
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
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漠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
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
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
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
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
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
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
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
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
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媒体关注与评论

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
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
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
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
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所以，当《新时代》2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
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
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
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
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
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1—213页

编辑推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者通过对19世纪德国哲学的巡礼，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纯理性的解析，同时结合当时世界局势变动的大背景，提出作者的新的、不同于德国传统哲学的新观点。
书中有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辩证法的理论渊源和对基本观点的阐述，是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产阶级哲学的必读书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